



Study on the Literature Fiction
in the Horizon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

现代、后现代视域中的 文学虚构研究

马大康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**Study on the Literature Fiction
in the Horizon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**

现代、后现代视域中的 文学虚构研究



马大康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、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 / 马大康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161 - 5313 - 0

I. ①现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文学理论—理论研究 IV. ①I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9297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李小冰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4
插 页 2
字 数 369 千字
定 价 7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导论	(1)
第一章 文学虚构理论的现代开端	(9)
第一节 柏拉图:一个遥远的启示	(9)
第二节 康德:审美自律性,文学虚构理论的基石	(13)
第三节 席勒:“零状态”与“感性先在”	(19)
第四节 新的开端:文学艺术的“反现实主义本性”	(25)
第二章 语言论转向与文学虚构理论	(34)
第一节 瑞恰慈:玄秘世界观与“伪陈述”	(34)
第二节 兰色姆:“本体论鸿沟”	(38)
第三节 雅各布森:语言的“诗学”功能	(41)
第四节 热奈特:“转叙”与虚构	(46)
第五节 语言论转向:新的理论视野	(53)
第三章 在虚构世界中生存	(55)
第一节 海德格尔:颠倒的世界	(55)
第二节 萨特:跨越自律性与功利性之鸿沟	(66)
第三节 马尔库塞:审美乌托邦	(83)
第四章 文学虚构与意识形态批判	(99)
第一节 阿尔都塞:意识形态,“沉浸”与“距离”	(99)

2 现代、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

第二节	马歇雷:虚构与文学生产	(113)
第三节	伊格尔顿: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	(126)
第五章	虚构理论:从现代到后现代	(142)
第一节	弗莱:文学是有意识的“神话”	(142)
第二节	海登·怀特:历史的“诗学”性质	(151)
第三节	塞尔托:文学对历史的“理论表述”	(164)
第四节	古德曼:“多元世界”与文学艺术世界	(175)
第五节	伊瑟尔:“三元合一”与文学人类学	(192)
第六章	审美形式·虚拟意向·人的生存	(207)
第一节	文学“越界”与形式“专制”	(207)
第二节	虚构世界与人的生存	(217)
第三节	虚构理论:面对新的挑战	(226)
第七章	话语行为·文学虚构·文学活动	(239)
第一节	奥斯汀:言语行为理论	(239)
第二节	话语建构性与文学虚构性	(245)
第三节	文学真实性·文学叙事·历史叙事	(263)
第四节	权力关系:控制与抵抗	(281)
第五节	话语行为多维性与文学功能多样性	(293)
第六节	文学阐释的边缘性	(302)
第七节	回归文学活动	(315)
第八章	神圣世界·虚构世界·阈限空间	(326)
第一节	原始仪式与文学艺术活动	(326)
第二节	原始仪式,孕育文学艺术的母胎	(331)
第三节	艰难的分娩与神恩的失落	(339)
第四节	神圣世界·虚构世界·阈限空间	(345)

结语	(356)
----------	-------

主要参考文献	(360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录 课题阶段性成果(论文)目录	(37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记	(378)
----------	-------

导 论

文学虚构是文学的基本问题，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。在论及什么是文学时，韦勒克、沃伦指出，尽管对此很难有明晰的答案，但是，如果把“文学”一词限指想象性的文学，是最为妥当的。在文学艺术的中心地带，如抒情诗、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，它们所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、想象的世界。因此他认为，“‘虚构性’（fictionality）、‘创造性’（invention）、‘想象性’（imagination）是文学的突出特征”。^① 威德森在考察现代西方文学观念演变历史时也说：“我接受并保留上两个世纪定义的‘美学性’（aestheticisation），将文学看成技巧人工的（artificial）领域内的运作，例如在最广阔意义上的‘虚构’（fictive）。 ”^② 虚构和想象总是形影不离地纠缠着文学，然而，恰恰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引起西方学者无休止的争议。伊格尔顿就明确指出：“在‘事实’和‘虚构’之间区分是行不通的。”英国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，“Novel”（小说）这个词似乎既用于真实的事件，也用于虚构的事件。“如果‘文学’包括许多‘真实的’写作，它同样也排除大量的虚构。”^③ 在《诗学——文学形式通论》中，达维德·方丹则认为，“虚构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动态的、不断变化着的”。他进而指出，虽然所有想给文学下单一定义的企图都以虚构标准为基础，并试图适当进行扩展，用

① [美] 勒内·韦勒克、奥斯汀·沃伦：《文学理论》，刘象愚、邢培明等译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6页。

② [英] 彼得·威德森：《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》，钱竞、张欣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5页。

③ [英] 特里·伊格尔顿：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》，王逢振译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15页。

其对立面或其他相应的标准加以补充。“事实上，上述这些通过虚构进行定义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，或者只能取得一种相对的成功。”文学性是超出虚构的。^①虚构的边界确实在不断变化，伊瑟尔在他的《虚构与想象》中就梳理了“虚构”和“想象”语义变化的历史，并最终放弃了给它们下定义的做法。

我们认为，文学虚构性是文学研究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，文学的其他特征，诸如审美性、文学性、真实性、意识形态性、社会功利性，等等，都只有在对文学虚构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之后，才能得到深入阐释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我们才把文学虚构作为集中研究的对象。但是，这一选择也让我们陷身理论纷争的泥淖中了。

在西方学术界，涉及虚构问题的论著汗牛充栋，不仅仅限于美学、文艺学，而且也是史学、哲学、语言学、人类学等学科普遍关注的问题。本研究并非要对虚构理论作历史梳理，其目的并非要建立“虚构理论史”或者“文学虚构理论演变史”，而是研究文学虚构问题本身，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具体的研究时段和有关学术观点的选择。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现代、后现代，就因为现代以来文学虚构理论得到最为充分的阐述，它为我们建立自己的文学虚构观提供了最丰富的启示；而后现代时期对文学及虚构边界的解构，又对文学虚构理论构成严峻挑战，这不仅是我们必须予以回应的，并且也只有直面对立观点的质询，才可能抓住问题核心，深入把握其实质。从另一角度说，也只有揭示了文学虚构的内在机制，才可以更好地理解 and 区分各种虚构的性质。由于不属于历史研究，理论分期问题不是我们必须认真考察辨析的，我们只是采纳了现成的说法，即按照一般习惯，把现代理论的起点确定为20世纪初。本研究之所以把柏拉图、康德、席勒的美学思想也纳入讨论范围，是因为文学虚构理论无法绕开这些西方理论巨擘，无论后来者是赞同或批驳，他们的思想始终是西方美学、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。柏拉图关于迷狂及预言真理的阐述，而不是他所说的“虚构文学”，与后来的文学虚构理论存在着内在关联；康德美学、席勒美学更是为文学虚构理论奠

^① [法] 达维德·方丹：《诗学——文学形式通论》，陈静译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63、74页。

定了现代基础。

在众多涉及文学虚构的现代理论中,我们只粗略地选取三条线索,即语言论(包括语义学、语言符号学、言语行为理论)视角、存在论视角、认识论(主要为意识形态分析)视角分别予以阐释。所选观点不以学者本人影响大小为依据,而主要着眼于对文学虚构理论本身的启发意义来决定取舍。我们发现,即便许多人们十分熟悉的观点,如柏拉图对文学艺术的矛盾态度、席勒对感性与理性相和谐的内在机制分析、瑞恰慈的“伪陈述”、兰色姆的“本体论鸿沟”、热奈特的“转叙”、海德格尔关于文学虚构的矛盾表述、萨特将文学独立性和社会功利性相结合的独特思路、马尔库塞的“异在世界”、马歇雷和伊格尔顿对虚构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独特理解、伊瑟尔的“越界行为”和“三元合一”观点等等,都仍然存在误读误释,这些都必须重新加以清理和认识。此外,多数学者关于文学虚构的阐述散见于各种论著中,这也为研究增加了难度。

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,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并无截然区分的界限,为此,我们只选取几种对文学虚构理论构成重要挑战的观点,如海登·怀特、塞尔托、古德曼的观点加以阐述。弗莱的理论最具有现代宏大叙事的特点,而恰恰是他力图包容一切所造成的内在矛盾,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一个起点,这是我们把他和怀特、塞尔托放在一起的缘故,并且把这一章笼统命名为“虚构理论:从现代到后现代”。至于那些强调文学并非虚构的观点,由于其根源在于对文学虚构本身的误解,且缺乏理论深度,我们仅在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正面阐述文学虚构时给予澄清。

古德曼深入阐述了人类运用语言符号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,并分析了日常生活世界与文学艺术世界的联系和区别。在把这些观点与波德里亚所说的“超现实”、费瑟斯通的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、韦尔施的“认识论的审美化”相互对照、相互阐发的过程中,我们将进一步揭示文学艺术虚构的特性,揭示认识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复杂关系。

本研究所采用的理论资源几乎都来自西方,原因在于:现代以来,我国文艺学界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文学真实性、批判性,而不是文学虚构性。在新时期,学术界对文学虚构问题开始有所重视,但由于起步较晚,基本上停留在对西方文学虚构理论的转述、阐释阶段,对文学虚构

问题本身尚缺乏创造性洞见；而此际的后现代语境，对文学与非文学、虚构与非虚构边界的拆除，也似乎取消了文学虚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。这些都迫使我们不得不以西方理论作为主要资源。

我们关于文学虚构的观点建立在诸多前辈学者的理论基础上，但是，又有别于诸前辈。伊瑟尔的专著《虚构与想象：文学人类学疆界》不仅对“虚构”和“想象”概念的语义演变做了历史梳理，并且从人类学角度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。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文学虚构是一种“越界行为”这一观点具有重要价值。我们吸收了这一观点，但不同意他对“越界”的解释。我们认为，越界并非如伊瑟尔所说，是通过“选择”和“融合”来实现的，实质上，越界首先是人与世界、人与语言之间意向性关系的转换，是从现实关系转向非现实关系，从对象性关系转向非对象性关系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更接近马丁·布伯和海德格尔关于文学艺术虚构的观点，即虚构是人与世界间的一种独特关系，一种非现实性、非对象性关系。不过，我们不赞同他们将这种关系视为“原初关系”的见解，而是提出“虚拟意向关系”和“主体间性”这一观点；并且认为在文学活动中，现实关系与非现实关系、对象性关系与非对象性关系之间是不断转换的，由此造成现实与虚构的越界。只要我们把文学虚构视为一种意向性转换，是建立虚拟意向关系，那么，历来关于文学表述对象究竟为“虚构”还是“真实”的争论就自然化解了，因为这已经不再是对象的真假问题，而只是关系变化问题。即便在后现代语境中，文学虚构仍然具有意义。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意向性关系的转换变得愈加便捷、轻易了，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越界愈加频繁、流畅了，并非界限被彻底抹平。

要真正把文学虚构问题阐释清楚，就离不开言语行为理论。当我们把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确定为“文学活动”，而非作家或文本或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，我们自然就不能简单地运用心理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语言符号学、语义学等等，一种很有针对性的阐释工具是言语行为理论。从某个角度说，言语行为理论能够最恰切地揭示文学活动的内在过程和状态，因而也能够最深入地阐明文学虚构问题。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文学话语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，约翰·塞尔、德曼、米勒诸学者则将其加以推广，运用到文学话语领域，但是，我们仍然必须对它进

行一番改造重塑。奥斯汀理论最具启发性的观点是：言就是行，而且不是单一行为，而是行为系统，包括言内行为、言外行为、取效行为等三个层次的一系列行为。同时，还重新引入参与者、语境和社会文化规约诸因素，把言语行为与人及社会文化相关联。因此，它为文学研究摆脱语言论转向所造成的局限提供了可能。

从语义分析角度来界定文学虚构，我们确实无法确定虚构与真实的边界，无法说清虚构本身；但是，从言语行为角度分析，则可以发现存在着两种既相关联又全然不同的虚构：其一，话语“表述”与事实不符，或话语“指谓”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对象（古德曼）；其二，话语“建构”一个语言符号的虚构世界（热奈特）。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话语行为，前者属言内行为，具有真假值；后者属言外行为，不存在真假值。文学虚构只能指后者。当文学话语施行建构虚构世界的行为时，它就以“言外之力”召唤人展开想象，共同创建一个文学话语的虚构世界，并调节人进入这一世界的方式。此际，话语与现实相关联的“纵向原则”（约翰·塞尔）被暂时悬置了，人与话语、世界的关系改变了，它从现实关系转换为非现实关系，从对象性关系转换为非对象性关系。文学的创造性、独立性、审美性、文学性、诗性就建立在此基础上。因此，唯有作为建构行为的虚构，才构成文学的核心特性，并赋予文学以其他诸多现代特征。

可是，两种不同的虚构之间又相互关联、相互转化，正是这种复杂关系很容易让人忽略两者间的根本差异。几乎可以说，西方学者关于文学虚构的所有争论都源自混淆了两种不同含义、不同性质的虚构。包括提出文学虚构是“构建一个虚构世界”这一观点的热奈特本人也徘徊于两种阐释之间。

当我们把文学活动（创作和阅读）视为话语行为系统的多向展开，那么，历来关于文学审美性与社会功利性、独立性与意识形态性、主体性与无物无我状态等矛盾对立的阐释就找到了根源。其实，文学话语行为的多层次性、多变性和多向性决定着文学的多面性，文学就处在既相对立又相融合的话语行为所构成的张力场中。文学就像魔方，其话语行为系统结构是复杂多变的，它处在建构行为与表述行为、指涉行为（内指涉、外指涉、自我指涉、文本间指涉，以及指谓或例证关系等）

相互纠缠、相互消长、相互越界、互为背景的复杂关系之中。不同学者由于不同的理论视野和特定时代氛围所构成的语境压力,往往只关注某一侧面的特征,由此得出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。同样,社会文化语境也调节着文学话语行为系统及功能结构。在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,社会文化语境发挥了双重作用:它既聚焦读者、研究者的视线,又调整文学话语行为功能结构,从而使某一方面的特征得以凸显。同时,文学话语行为系统的复杂性、矛盾性、协同性,也揭示出以往种种理论阐释所存在的片面性。文学话语行为的这种复杂多变的结构特征,赋予文学作品以未完成性和开放性,使它的意义处在永无止境的流动生成之中。

话语行为是多层面、多方位的,作家常常运用各种策略来强化文学话语的建构功能,强化话语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,以增强作品感染力;历史学家则不同,他们总是以确定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以及考古资料和相对可靠的历史材料,来加强话语的指谓功能,其话语模型具有“语词向世界适应”(word-to-world)的指向(约翰·塞尔)。从中,我们可以看到,尽管历史叙事同样不可避免虚构性,但毕竟不同于文学,两种文体的话语行为系统及功能结构是不同的,话语行为模型是存在差异的。这也就决定着历史是不能任意杜撰的。海登·怀特和塞尔托只看到话语的共性,却忽略了不同文体对话语行为的制约,忽略了两者的话语行为系统功能结构和话语行为模型的差异。

文学话语是以建构性(虚构性)为主导功能的话语,这一特性同时决定了文学其他各种特征以及功能状态和实现方式,诸如文学真实性、文学批判性、意识形态性,以及文学阐释和意义问题,等等,我们都在新的理论框架中做出新的思考,提出新的观点。我们认为,文学虚构性与真实性并非相互对立,实际上,两者间的相互协作赋予文学以独特的存在方式。文学正是以这种独特方式参与人类社会实践,并形成巨大的批判力量。

文学话语行为多向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决定着文学活动的边缘性,人就置身各种行为的边界,随话语行为的转换而不断越界:文学活动创建了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,又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相互越界;文学活动既以审美为其特征,又在审美、认识、伦理活动间不断越界。这种越界从话

语行为自身来看,主要是建构行为与表述、指涉行为间主次关系的转换。而文学话语的建构行为展现给研究者的是存在论视野;表述、指涉行为则与认识论视野密切相关。也就是说,在整个文学话语展开过程和转换过程中,人既存在着、体验着,又认识着、评判着,人总是不断地穿越自我的边界。而话语作为一种行为,则意味着话语与人类实践密切相关,这不仅指话语行为可以组织、推动着人的实践,而且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。^①文学活动内在过程的复杂性告诫我们,运用某种单一视野,不论存在论视野或者认识论、实践论视野,均不能涵盖文学活动的整体状态,不能正确描绘文学活动真实面貌,理论研究必须超越这种分割状态。

正如在现实生活中,人既存在、体验着又实践、认识、评判着,而存在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;在文学活动中,人同样既存在、体验又实践、认识、评判,不能将各种生存方式截然割裂。因此,从总体上我们采取了人类学的理论立场。也就是说,我们是把文学活动作为人的极其复杂的特殊活动来展开研究的,我们始终围绕着人,在人的各种话语行为之间不断越界,这就可以打破存在论、认识论、实践论间的理论壁垒,以人和人的话语活动为出发点,融汇种种与论题相适应的理论方法,多侧面地考察文学活动以及文学虚构问题。

在谈到文学虚构时,弗兰克·克默德说:“如果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虚构,或者如果连它的存在的可能性也都没有的话,那么命运就会变得非常严酷。”^②文学虚构给予人以心灵慰藉,这只是针对人类的消极面来说的。伊瑟尔则有着更为积极的心态,在谈到文学阅读作为一种人类自我表演需要的双重作用时,他说:“一方面,表演让我们走出藩篱,寻找被禁锢的那部分自我,过上出神入化般的生活(至少在我们的幻想里是这样)。另一方面,表演将我们表现为‘单词句’的片断,所以我们通过另一种自我的可能与自我对话,这是一种起着稳定作用的

^① 我们没有把文学活动直接视为一种实践活动,是因为“实践”在马克思那里已有明确的意涵,它特指人类有目的的活动,因而,实践虽然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,但并不能囊括兼具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的文学活动整体。实践活动和文学活动之间有着相互重叠的部分。

^② [英] 弗兰克·克默德:《结尾的意义:虚构理论研究》,刘建华译,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60页。

形式。这两方面的作用同样适用，同时发生，因为认识能力不能充分把握这种双重作用，所以我们需要文学。”^①正如米夏埃尔·兰德曼所指出，人“离心”地生存着，文学的虚构性赋予人以超越性，让人走出自我，远离自我，然而，又让人真正找到人本身，真正回归自己。

^① [德] 沃尔夫冈·伊瑟尔：《虚构与想像：文学人类学疆界》，陈定家、汪正龙等译，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85页。

第一章 文学虚构理论的现代开端

第一节 柏拉图：一个遥远的启示

自从文学诞生以来，虚构和想象就相互纠缠，一直如影随形般追随着文学发展的足迹。只是在进入现代时期，文学虚构问题才获得真正的重要性，其内涵得到深入、充分的阐发，并且虚构也从原先作为文学创作的手法，变身为文学的基本特性，成为文学得以存在的人类学依据。尽管文学虚构理论发生了种种重要变化，却仍然是整个西方美学和文论传统发展的必然成果，其中，柏拉图的智慧始终不断地给予后人以启迪，康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更是为现代文学虚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早在古希腊时期，柏拉图就已经论及文学虚构问题了。在柏拉图看来，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，而现实又是对理式的模仿，这就和真理隔着三层。而且文学艺术更看重模仿情感和欲望等无理性的部分。如果说人的理智尚能认识现实，而情感和欲望等无理性的作用则相反，它只会蒙蔽心灵的眼睛，那么诗人却由于逢迎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，只能“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”。^① 这些模仿人的无理性的文学，就是柏拉图所说的“虚构的文学”，应该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，不准闯入国境。但是，另一种文学却获得柏拉图特别青睐，那就是处于灵感状态创作的诗歌。在这种状态中，诗人由神力凭附，心灵受到迷狂的

^① [古希腊] 柏拉图：《理想国》卷十，《文艺对话集》，朱光潜译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8 年版，第 85 页。

支配，成为神的“代言人”：

（迷狂）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。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，感发它，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，流露于各种诗歌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，垂为后世的教训。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，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，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，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。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。^①

在古代社会，祭司、巫师承担着预言家的角色，他们进入迷狂的状态被视为沟通人与神、人间世与上界的桥梁，因此，迷狂被当作能够预知未来的最体面的美事，是接受神灵感召的禀赋和老天赐予的最大幸福，远胜于人的清醒状态。到了柏拉图时代，祭司、巫师的权力已经衰落，迷狂也开始受到质疑，并被区分为两种：一种被认作疾病受到诟骂，另一种是神灵的附凭；而柏拉图则仍然十分重视诗人的迷狂。这种我们今天看作非理性的迷狂，在柏拉图眼中则是最高的理智，通过迷狂状态，反省回忆起灵魂随神周游，上升到存在着永恒“真实体”的天外境界，见到事物的本体，见到正义、美德和真知。迷狂让诗人超越了现象界而进入本体界，从而洞悉真正的美和真理。

迷狂使人失去现实感，失去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联系，可是，恰恰是这种非现实状态却让人有可能把握真理。柏拉图这种对文学艺术悖论式的见解，特别是关于迷狂的观点长期影响着西方文学艺术思想，成为后来的学者、文人阐释文学艺术虚构及独特作用的重要理论资源。亚里斯多德所说历史学家描述已经发生的事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，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的观点，其根源就在柏拉图。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、席勒的游戏说、海德格尔关于诗和思的思考、萨特所说的“普遍的人”、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乌托邦等等，也都试图借道非现实（即文学艺术虚构）而直抵本真状态和真理，其思路与柏拉图思想仍然存在着内在关联。

^① [古希腊] 柏拉图：《斐德若篇》，《文艺对话集》，第118页。

文艺复兴时期，随着人的觉醒和对人的本性、权利及自身力量的肯定，文学艺术虚构也因此成为人发挥自我创造才能的重要途径。在《为诗辩护》中，锡德尼就大胆宣称，唯有诗人才不屑于服从自然的、社会的、技术的种种规则的束缚，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，创造出崭新的、自然中从来没有的形象，从而升入了“另一种自然”。“虚构是可以唱出激情的最高音的。”^①只有那种创造愉悦性情、有教育意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，才是使人成为诗人的“真正标志”。

人类理性的发展也促成对研究对象的甄别和划界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培根将人的想象力跟知解力、记忆力区分开来，并认为，想象力不受物质规律限制，可以随意造成事物不合规律的匹配或分离，它通过使事物的外观服从于人的心灵欲望而对自然加以改造；理性却使心灵屈服于事物的本质。培根把诗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，指出诗是“虚构的历史”，它赐予心灵以事物本性所不能给予的“虚幻的满足”。对此，比厄斯利评论说：“通过将想象区分开，使之自成一种特殊的积极力量，培根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。”^②

一旦人确认了自身力量，并且充满自信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，他也就迅速改变着自然和人类社会，迎来了现代化的曙光。展现在人面前的是刚刚萌生的工业文明，它以前所未有的欲望和蛮力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，毫不留情地撕毁农耕文明那温情脉脉的面纱，令人陷身布满着陌生、冰冷、机械的规则陷阱之中。原先那千百年不变的熟悉的自然景观、散漫的生活方式、融洽的人际关系都已一去不复返，一切凝固的都消融了，竞争、变化、动荡和风险成为时代特征。这是一股不可抗逆的时代旋流，它冲刷席卷一切，撕扯肢解一切，改造扭曲一切，包括人的自我本身。人竟以自己的力量造就自身的异化，以自己的双手为自身戴上枷锁，并且沦为失却精神家园的流浪汉。这，就是思想启蒙所面临的悖谬。一方面，人的个性、主体性、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，而作家、艺术家也因作品的印刷出版和自由买卖而获得了独立性；另一方面，欲望

① [英] 锡德尼：《为诗辩护》，钱学熙译，锡德尼、杨格：《为诗辩护 试论独创性作品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4页。

② [美] 门罗·比厄斯利：《西方美学简史》，高建平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46—147页。